

孝感記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民國五年九月出版

孝感記

定價大洋一角四分

撰著者 老談

出版者 甲寅雜誌社

印行者 亞東圖書館

勸
印
究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里 路福華里 亞東圖書館

本館發行各種小說皆當代著名文學家如章行嚴（即爛柯山人）蘇曼殊（即雲鸞）老談諸君所撰著雙枰記一種即行嚴先生最近之作其餘者亦經先生手自選定皆表情高尙行文懿美爲近世文藝中最上乘品業餘有暇能手一卷讀之不僅有裨神志且可助長文思實難得之小說也

孝感記

老談

孝爲吾國倫理上第一要義。然居今日而言，孝舍少數舊思想家，鮮有不視為腐敗，訾爲頑固者。殆道德之淪喪久矣。小說以孝感名，背於現時社會心理尤甚。然記者此篇初不欲僅供舊思想家讀也。俗有轉移情無變異，果能言情真切，或未必爲俗見。據矧旨趣真純，情詞悱惻，縱怨女癡兒亦當欣賞而領悟之矣。寧常人哉？是篇雖撰於時，正冀其轉以見重。

耳。

紅日將墜。餘暑尙盛。草樹蒸鬱。待清風徐徐。繩之而未來。密葉中鳴蟬。嚙嚙。仍作繁響。似報游人以晚涼。尙難希望者。樓臺亭榭間。茶瓜殘賸。衣香扇影。傾動一時。車馬動移。雜陳草地。是爲上海盛夏日暮時味。純園中游人將去之景象也。

已而車馬爭馳。後先散去。夜游之客。尙未卽來。園中頓呈一種幽寂情態。天半殘霞明滅。暝色東來。寥寥未去之客。則或步池邊。或憑欄畔。似專領略此靜中旨趣者。園丁緩緩清潔器物。借作暫時。

休息。未去之客。亦漸漸倦歸。園丁將各事晚餐矣。

此時有一美少年。席帽粉履。素衣短杖。由園外入。急步繞草地一週。似有所覓未遇。乃就南向平臺上脫帽倚杖。傍欄而坐。於衣袋中出一小折疊扇。披襟扇之。而蓮花面上汗顆浸浸不已。狀態極閒。而胸臆中又若甚燥急者。園丁以茶至。少年卽索巾拭面已。默不一語。凝視樹杪歸鳥。爭集如有深意。其實彼少年此時意緒別有所在耳。目中固一無聞見也。

少年正凝慮時。忽爲光線所激。神經爲之一振。則園內電燈明矣。

急起由迴廊繞出草地。癡立向外。若有所俟者。約十分鐘。忽一清麗女郎。縞衣蹁躚。姍姍而至。遙睹少年。卽笑語曰。子純勞君久候矣。少年猝無以答。惟笑應而步逆之。兩人既接近。卽攜手偕行。

女郎復曰。君來幾何時矣。少年曰。無多時。僅約三十分鐘耳。語時已至平臺。兩人相將傍欄坐。女郎曰。我於午後四時甫得君函。卽擬來此。嗣見君所期在六時後。因復入浴。已卽附電車來半道。以他電車脫軌阻道。遂稽二十分鐘。致累君久候矣。

少年曰。我來亦不甚久。惟急欲見吾孟敏。遂不覺其遙遙無已耳。

女郎爲之嫣然。忽肅其容以問曰：君今日召我，是否以君老父已有書來耶？少年曰：良然。午前得老父書，謂爾我媢事必俟其親來，滬上詳細審查，而後可以定議。然我逆計之，以吾孟敏之人格，老父無不懌者。婚事卽謂其已成，亦無不可。語時意頗愉快，卽以兩手執女郎手，而搓磨之，似表示其愛情肫摯者。女郎亦甚欣適，加一手於少年肩臂。徐徐問曰：老父果何時來滬耶？少年曰：書中雖未定期，然此時正值暑假，彼校中無甚多事，或來滬至速，亦未可知。我已復書請其時日，便往車站迎迓也。

女郎曰甚善。至時我與君偕何如。緣我屢聞君言。老父慈愛異乎尋常。非我家二老可比。故欲見之心至切。君其能許我否。少年曰似無不可。此時且無需計及。請先計我二人之婚事。設老父審查與我兩人同意。則此暑假中婚事即可訂定。吾孟敏之家庭固毫無阻礙也。

女郎曰良然。我家二老思想甚舊。然我久已要約於我婚事不來干涉矣。惟我素來宗旨覺婚事固然重大。然既得兩人同意。定婚似不宜去結婚過遠。舊界中無論矣。卽新界中偶有定婚一二。而

後結婚者其間難免發生種種不良之事實致結婚後之愛情因而減少亦婚事中之一弊也。

少年解其意即應之曰我意亦爾故爾我婚約成後當急議結婚事下學期前總期成禮吾孟敏抑有所不便否女郎笑曰遲速均無不宜即下學期前我固無所不便惟君擇之可已

彼時二人意態至愜笑語密切促坐欄畔不獨盛暑相忘即園中此時作何景象亦並不知而新月一鈎遙掛空碧於深樹淺草間弄其倩影似深羨二人愛情圓滿欣欣然作局外旁窺者已而夜

游之客漸來男女囂雜車馬喧響二人深厭其擾乃各檢衣物相攜至草地略略散步見佇立互語者去來不定者徘徊瞻眺者散坐憩息者不一其狀女郎卽攜少年手曰歸休久留真顛倒惡心煩矣於時二人匆匆出園而去

閱者固知一雙新界之青年男女將締婚約特假此名園爲秘密之談判其名字亦且於話言中互相呈露而於兩人姓氏及其身世則茫然未知或亦咎記者落新體記事窠臼否然而行文苦心不得不爾今亟爲閱者一詳叙之

子純爲江南高氏子。年甫二十三。丰儀優美。性質真至。久卒業於高等學校。現就教職於滬上。幼已失恃。父爲文學家。頗解新學。近在金陵爲國文教師。於此子本極慈愛。而子純事父素以孝聞。而於老父心理備極體貼。不敢或逆。雖寧滬間隔。不能日夕奉侍。而一舉一動必本老父之指趣。而行幾有催眠學家所謂他心通之概。女郎姓秦氏。字孟敏。蘇產而就學於滬者。近亦將卒高等業。雖未留學海外。而慕歐風甚篤。於舊家庭之組織。久所鄙夷。然知重新道德。婚姻則採完全自由主義。惟墮落青年。頗不得其許可。與

子純相識已久。互相傾慕。精神上日漸融洽。乃有婚姻之議。在秦氏意。兩人既具同等之情感。逕締婚約。原無第三人置議之餘地。子純則非以得老父許可。不肯卽定。蓋生活雖能獨立。原無所依賴。於父然偷以婚事重拂父意。良心上所未許也。故與孟敏明議。婚約後。卽詳陳於父。冀得承認。而後可前所紀述。卽其得老父書後。與孟敏第一次晤談也。

風雲變幻。治亂無常。距彼二人第一次晤談僅一星期。金陵之二次革命事起。此耗傳來。滬上人心惶惶。高子純焦慮尤甚。以報紙

既各異其詞。金陵此時究作何狀。老父安全何如。莫能真悉。決計
卽日附火車赴寧。忽得老父電信一通。略謂城中安謐。汝萬勿來。
殆其父知子純聞耗必來。故預阻之也。子純無已。急具復書。請父
來滬。未得報。而滬上戰事又起。雖租界中不虞擾亂。而稍具常識
者。終日惴惴。恐有異變。子純盼父來滬之心。又爲之一阻。惟日以
書函。探問老父起居而已。秦孟敏。此時心中毫無掛礙。惟時以書
問訊子純金陵家宅現狀。亦分憂意耳。

不數日。滬上戰事已停。金陵戰事乃起。子純忽三日未得老父手

書。遑急萬狀。擬冒險赴金陵。一行時。以校舍去戰線正邇。有至好程叔仁寓虹口。招避其家。子純不能拂其意。遷往數日矣。乃就叔仁商決進止。叔仁解之曰。君意固當。惟尊公於未見戰事時。尙阻不令歸。矧此時耶。子純曰。彼時或以安謐無恐。故不樂我歸。今事急矣。違命而返。當可見宥。叔仁曰。否。否。尊公慈愛。君所深知。今冒險以歸。設途中少有妨礙。大悖尊公意。指君轉無以自謝也。子純曰。我亦正以此躊躇未定耳。叔仁方欲有言。而門環大震。程僕往應。戶外人以送信告。程僕啓關。則爲一旅館侍者。出函授僕。固致。

子純書也。程僕令侍者少俟。以函入報。子純視之爲老父手跡。急啓封。則寥寥數語。略謂已偕友避地來滬。寓旅館中。促其卽往。子純令程僕復侍者以卽往。卽轉語叔仁曰。老父來矣。語時以書授叔仁。叔仁曰。幸甚。君其速往我處。尙安逸可請老人居此也。子純曰。良然。我亦正擬謀於子。語時卽匆匆整衣而出。呼人力車告以地址。坐而促其速行。

少選抵旅館。下車入詢。知居第三重樓上。急走以登。侍者指向外一室。子純趨而入。見老父斜傍榻上。室中行李凌亂。尙未安置。子

純鞠躬致謁。老父緩緩起坐。微笑曰。此來大不易。此間戰時。汝當亦備極驚恐矣。子純對曰。租界中尙稱安謐。金陵擾亂。當已不堪。老父曰。城中尙未見擾亂。惟國軍方在攻城。砲彈雨落。城北頗有損失。居民寢饋不寧矣。我本不欲急走。適校中落一礮彈。損屋兩幢。全校人均各他徙。我即歸家。女傭輩泣而求去。比鄰去者已多。往訪親友。半多不遇。及至汝姑丈家。其弟兄方託商會運動出城。護照正檢點隨身行李。將來滬上。據云江防兵已將入城。恐有一番紊亂。力以偕行勸我。我亦念汝正切。且恐汝冒險而來。故亦歸。